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胡也頻著



10 - 117.11/125

库存书

文学小丛书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胡也頻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21521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84 字数 99,000 开本 787×1092 1/50 印张 14 1/25 插页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33000 册

定价 (2) 0.31 元

前 言

胡也頻是一位在多方面努力，而且具有优异写作才能的革命作家。《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作于1980年，是他为人民革命事业牺牲前的最后作品。

这部作品是以“五卅”运动时北京市民的汹涌的反帝怒潮为背景，刻划了革命青年刘希坚的明朗的形象，也写出了他的爱人白华怎样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認識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丑恶面貌，而轉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

作者选择了“五卅”这样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坚决而正确地领导着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描繪了当时一些青年的活动。中心点是在表现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間的尖銳的矛盾和冲突，而最后，則是共产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

它是一部反映“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作品，書

中显示出作者的丰富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感人的艺术力量。

編 者

“文学小丛书”第一輯

1. 詩經选譯 余冠英譯
2. 离騷今譯 郭沫若譯 高尔基著
3. 蜜娥冤 关汉卿等著 23. 伊則吉尔老婆子
4. 杜十娘 馮梦龙原編 戈宝权等譯
5. 呐喊 魯迅著 25. 烟斗 納吉宾著
6. 女神 郭沫若著 26. 在丛林中 阿拉米列夫著
7. 春蚕 茅盾著 27. 烟 柯諾普尼茨卡著
8. 月光曲 田汉著 28. 白奴的故事 克里昂加著
9. 李有才板話 赵树理著 29. 狼 韓雪野著
10. 王貴与李香香 李季著 30. 一把小麦
11. 买牛記 康濯著 普列姆昌德著
12. 村仇 馬烽著 3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13. 地雷陣 邵子南著 小林多喜二著
14. 阿細人的歌 32. 薔薇園 薩迪著
- 光未然整理 33. 高利貸者 巴尔扎克著
15. 誰是最可爱的人 34. 羊脂球 莫泊桑著
- 魏巍著 35. 云雀 雪萊著
16. 白兰花 乔林著 36.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著
17. 半夜鷄叫 高玉宝等著 37. 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
18. 我的師傅 唐克新等著 海涅著
19. 桥 刘澍德著 38. 沉默的村庄 布萊德爾著
20. 百合花 茹志鵲等著 39. 乡村騎士 維尔加著
21. 五月之夜 果戈理著 40. 賈勞格英雄傳說 (冰島古
22. 第六病室 契訶夫著 代傳說)

“文学小丛书”第二輯

- | | | |
|--------------------|---------|-------------------|
| 41. 史記述 | 司馬迁著 |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
| 42. 唐宋傳奇述 | | 63. 杜布羅夫斯基 普希金著 |
| 43. 可愛的中國 | 方志敏著 | 64. 馬沒有罪過 柯丘賓斯基著 |
| 44. 孩兒塔 | 殷 夫著 | 65. 兩個女伴 波列伏依著 |
|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 | 66. 米基達·布拉圖斯 |
| | 胡也頻著 | 岡察爾著 |
| 46. 短襠覺 | 蔣光慈著 | 67. 老麥梅爾到底勝利了 |
| 47.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 | 雷特海烏著 |
| | 周而復著 | 68. 歌謠述 密茨凱維支著 |
| 48. 漳河水 | 阮章竟著 | 69. 七個銅板 莫里茲著 |
| 49. 海員朱寶庭 | 雷 加著 | 70. 丹娜 吉亞泰著 |
| 50. 新的家 | 艾 蕪著 | 71. 兩畝地 泰戈爾著 |
| 51. 童話的時代 | 華山等著 | 72. 我不能死 錢達爾著 |
|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 杜鵬程著 | 73. 卡里來和笛木乃 |
| 53. 典型報告 | 李德復等著 | 伊本·穆加沙著 |
| 54. 汽笛（工人詩歌 120 首） | 7 虹 | 奧麥爾·賽斐丁著 |
| 55. 井崗山上的故事 | |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
| | 朱良才等著 | 76. 鋼花 安德烈·斯梯著 |
| 56. 潘虎 | 鄧洪等著 | 77. 我的蘇聯兄弟 |
| 57. 我的一家 | 陶 承著 | 保爾·蒂雅著 |
| 58. 倔強的紅小鬼 | 黃明等著 | 78. 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 |
| 59. 紅色歌謠 | | 馬克·吐溫著 |
| 60. 逃婚調 | 徐琳等搜集整理 | 79. 伐木者，醒來吧！ 聶魯達著 |
| 61. 牛郎織女笑開顏 | 金芝著 | 80. 汗和嚙子 紀 康著 |

857.7
47A-4
17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天午后三点鐘左右，在北京的馬神庙街上，有一个二十六岁光景的男子，在那里走着，带点心急的神气，走进北京大学夹道去。他穿着一套不时宜的藏青色西装，而且很旧，旧得好象是从天桥烂貨攤上买来的貨色，穿在身上不大相称，把褲筒高高地吊在小腿肚上，露出一大节黑色紗袜子。他的身段适中，很健壮。走路是用了許多劲，又快。

那一双寬大的黑皮靴便接連地响着，靴底翻起了北京城特有的干土。他走到这狭胡同第三家，便一脚跨进大同公寓的門限，轉身到左边的大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有一株柳树，成为被考古家所酷爱的古董，大約有一百多年了，树干大到两抱围，还充滿着

青春的生命力，发着强枝和茂盛的叶子，宛如一把天然的伞似的，散满绿荫。

他觉得身上凉快，便脱下帽子，擦去额上温温欲沁出来的汗，便站在第七号房间的门口，弯着手指向门上叩了两下。

里面问：

“谁呀？”

“我。”他立即回答，带点快乐地微笑着。

“找白华么，她不在家。”这是一种江苏女人说北京话的细软声音。

他的笑容敛迹了。但他却听出那说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便问：

“是你么，珊君？”一面大胆地，把房门轻轻的推开去。

果然，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她好象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仄小，差不多是裱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

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象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了。

他一眼看到她，好生惊讶，觉得这女友是真的和普通人相反，越长越年轻了。

她向他欢喜地笑着：

“哦，希坚。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你都不到我们那里去。”

“是的，有一个月了吧。”刘希坚把帽子放到桌上，向她笑着。“原因就是近来变成一架机器，自己不能动。”接着他问：“白华呢，你知道她到那儿去？”

“不知道。她只留个纸条，说她三点钟准回来。现在已经三点了。”

刘希坚拖过两把藤椅让她坐，自己也坐下了。他想起今天早上刚收到她的一张请客片，一张修辞得很有点文学意味的结婚喜帖，便向她笑着。

“恭喜你，”他说，却又更正了：“恭喜你们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恭喜才好，现在正为难——”心里却想着喜帖上的文章：为神圣爱情的结晶而开始过两性的幸福生活……

她的脸上慢慢的泛红了。向他很难为情的闪了

一眼，露出一个小小的笑涡，說：

“你也开玩笑么？”

“你觉得是开玩笑么？”他尊重的微笑着說：“我一接到卡片之后便开始想，可是总想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而这东西又是美的，又是艺术的，又是永久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合式的紀念品。我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大約是我的头脑太不行，想不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想？”

“不要送給我什么，”她老实地紅着脸說：“只要你——你肯看我們——这就比什么东西都好。”

“那当然。”他接着又微笑着說：“我想，做一首詩給你們也許是很好的，可是我从沒有做过詩。”他把眼睛看着她的脸——“你們是文学家，尤其你是詩人，你替我代做一首好不好？你的詩是我最喜欢讀的。”

“你簡直拿我开心呢，”她装做生气的样子說。同时，她又現着一种不自覺的驕傲和謙遜的神情，因为在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副刊上，差不多天天登載着她的詩，有一位文坛的宿将曾称贊她是中国的女沙士比亚^①。

① 沙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大戏剧家。

“怎么，你把我看得这样的不诚实么？”

“你想得太特别了。”

“也许是的，”他又笑着盼了她一眼，“过分的欢喜会把人的感情弄成变态的。譬如这一次，我就没有理由的，只想给你们一点什么。”

“如果你喜欢诗，”她把话归到正当的题目上，“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诗，”她自然地把声音放低了，“我明天把诗稿送给你……”可是她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嗜好于文学的人，便赶紧把话锋转变了，说：

“不过你喜欢读诗，也许是一时的兴致吧。”

“好的，”他正经的对她说：“我们做了好几年朋友，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一一切都怀疑。”他从胸袋里拿出烟盒来，抽出一枝香烟，做出很无聊似的放到嘴上。

珊君顺手将洋火给他，向他很热情的解释说：

“我没有疑心你什么，一点也没有；并且，我也没有疑心你的必要。你自己知道，你以前都没有使我知道你也是不讨厌文学的……”

他奇怪起来了，

“你以为应该是那一种人才配喜欢文学呢？”他点燃香烟，沉重地吸了两口，把烟丝吹到空中去。“我从前告诉过你，说我不欢喜读诗么？”

她答不出适当的话，却笑了，很抱歉似的向他望了一下。

“的确有许多人，”过了一会，她想起一个证据来说：“譬如王振伍——他是你们的同志，你不是和他很相熟么？——他就对于文学很仇视。有一次，他居然在大众之中宣布说：文学和贵族的头脑一样的没有用，应该消灭。”

“他说的是贵族文学吧，”他为他的同志解释了。“他不会说是无产阶级文学……”

“不，”她截断他的话，而且坚定的说：“不是的。他的确把‘文学’看做一种玩具，看做对于人生没有功效甚至于没有影响的东西。的确，象这样的人很多呢。”

他把香烟取下来了，一面吐着烟丝一面说：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那种人；但是那种人是不能作为代表的。”于是他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把普力汗诺夫对于文学的观念说了许多。把他自己的

意見也說出來了。他說文學在最低的限度也應該象一把鐵錘。

他的見解把這位女詩人吓了一跳。“什麼，象一把鐵錘？”她暗暗揣摩着想，瞠然向他驚訝着。

“你不喜歡聽這樣的意見是不是？”他重新點燃一枝香煙，如同吸着空氣似的一連吸了四五口。

“你說得太過火了，”她慢慢的說，也好像舒了一口氣。

他忽然想起，他的這位玫瑰花似的女朋友，她是一個關在象牙塔里的詩人，雖然她的詩在中國新詩中算為最好的，但她只會做《美夢去了》和《再同我接個吻》這一類的詩。所以他覺得他剛才的話都是白說的，而且反把一種很喜悅很生動的空氣弄成很嚴肅了。

“也許是的，”於是他又浮出微笑來說，隨着便轉了話鋒，“唉，其實，我對於文學完全是門外漢呢。但是無論怎樣，我是很喜歡讀你的詩。”

她的臉也重新生動了，鮮艷，並且射出默默歡樂着的光彩——這是一種即要和愛人結婚的處女的特色。

原 书 缺 页

便和他很用力的握了手。

“我就是給你送錢來的。你又到那兒去呢？”

她坐到床上了，說：

“到你不喜歡的那地方去。”說了便故意的看了他一下，一面從她胳膊中拿出一包東西，打開着，是許多影印的克魯泡特金^①的木刻的象。

她非常得意地把象片翻着，拿了一張給她的女同學：

“珊君，這給你。你瞧，這個樣子是多麼表現着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人格呀……你只瞧他的鬍子……”

她的女同學沒有答應她，只是新鮮地，驚訝地，凝視着這一位世界上惟一的無政府主義的領袖。

接着她又拿出一張來，向着劉希堅說：

“這不必給你，因為你現在是不喜歡的。”

他正在发呆似的看住她的臉——用這樣眼光去看她已經有一年多了，是當初就被她發覺的，並且也從她那里得到和這眼光同樣的感覺，這成為他們倆

① 克魯泡特金(P. A. Kropotkin, 1842—1921)，俄國人，無政府主義者。

还不曾解决的秘密。这时他忽然把眼光收轉来，急促的回答：

“你怎么知道呢？”

“許多人都在說，”她突然为了她所信仰的主义而現出一点冷淡的神色。“說你把所有安那其^①的書籍都扯去当草紙用……”

他不禁的笑了。

“他們完全造謠，”他随着尊重的解釋說：“無論怎样，我不会干这种无意識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多么可笑。你会相信我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么？”

“不过你心中只有两个偶像，”她坚执着說：“馬克思和列宁！……你現在是很輕視，而且很攻击安那其主义了。”接着她又說一句，“你只有馬克思和列宁！”于是有点憤然的样子。

他覺得这一点有和她辯駁的必要，便开始說：

“一个人为他自己的信仰而处于斗争的地位上是正当的。你不承認么？除非是懦怯者，有人能够在敌人面前不作一声，或者低头么？并且，忠实他自

① 安那其，英語 anarchy 的音譯，即“无政府主义”。